

華陽國志

青淵文庫

第 共

第

架 號 冊

中

九十三

南中志

晉 常璩著

吳郡江陰人際閱



讀本齋記

寧州晉泰始六年初置蜀之南中諸郡庾亮降都督治也南中在昔蓋夷越之地滇濮句町夜郎葉榆桐師
嶠唐侯王國以十數編髮左衽隨畜遷徙莫能相雄
長下永昌縣有嶠唐縣周之季世楚威王遣將軍莊蹻泝沅水
出且蘭以伐夜郎植牂牁繫船於是且蘭既尅夜郎
又降而秦奪楚黔中地無路得反遂留王滇池蹻楚
莊王苗裔也以繫船因名且蘭爲牂牁侯支黨

傳數百年秦并蜀通五尺道置吏主之漢遂不賓
有竹王者興於邈水有一女子浣於水濱有三節大
竹流入女子足間推之不肯去聞有兒聲取持歸破
之得一男兒長養有才武遂雄夷狄以竹爲姓捐所
破竹於野成竹林今竹王祠竹林是也王與從人嘗
止大石上命作羹從者曰無水王以劍擊石水出今
王水是也破石存焉後漸驕恣武帝使張騫至大夏
國見邛竹蜀布問所從來曰吾賈人從身毒國得之
身毒國蜀之西國今永昌是也騫以白帝東越攻南

越大行王恢救之恢使番陽令唐蒙曉喻南越南越
人食有蒟醬蒙問所從曰牂牁來蒙亦以白帝因上
書曰南越地東西萬里名爲外臣實一州主今以長
沙豫章往水道多絕難行竊聞夜郎精兵可得十萬
若從番禺浮船牂牁出其不意此制越之一奇也可
通得夜郎道爲置吏主之帝乃拜蒙中郎將巴蜀兵
千人奉幣帛見夜郎候喻以威德爲置吏旁小邑皆
貪漢繒帛以爲道遠漢終不能有也故皆且聽命司
馬相如亦言西戎邛笮蜀之後園可置爲一帝旣感

邛竹又甘蒟醬乃拜爲中郎將往喻意皆命後西

南夷數反發運興役費甚多相如知其不易也乃假

巴蜀之論以諷帝且以宣指便於百姓檄文在本傳卒開

焚門通南中相如持節開越雋按道侯韓說開益州

武帝傳拜唐蒙爲都尉開牂牁以重幣喻告諸種侯

王侯王服從因斬竹王置牂牁郡以吳霸爲太守及

置越雋朱提益州四郡後夷濮阻城咸怨訴竹王非

血氣所生求立後嗣霸表封其三子列侯死配食父

祠今竹王三郎神是也昭帝始元元年益州廉頭姑

繒等二十四縣民反水衡都尉呂破奴募吏民及發

犍爲蜀郡奔命擊破之後三歲姑繒復反都尉呂辟

辟胡擊之敗績明年遣大鴻臚田廣明等大破之斬

首捕虜五萬人獲畜產十萬餘頭富埒中國封其渠

帥亡波爲句町王以助擊反者故也廣明賜爵邑成

帝時夜郎王興與句町王禹漏卧侯俞更相攻擊帝

使太中大夫張卬持節和解之句町夜郎王不服乃

刻木作漢使射之大將軍王鳳薦金城司馬蜀郡陳

立爲牂牁太守何霸爲中郎將出益州立旣到郡單

至夜郎召興興與邑君數千人來見立立數斬興
邑君皆悅服興妻父翁指興與子耻復反立討之威
震南裔平帝末梓潼文齊爲益州太守公孫述時拒
郡不服光武稱帝以南中有義按漢書述據益土齊
固守拒險述拘齊妻
子許以封侯終不降聞光武卽益州西部金銀寶貨
位聞道遣聞蜀平封齊成義侯
之地居其官者皆富及十世孝明帝初廣漢鄭純獨
尚清廉毫毛不犯夷漢歌詠表薦無數上自三司下
及卿士莫不歎賞明帝嘉之因以爲永昌郡拜純太
守章帝時蜀郡王阜爲益州太守治化尤異神馬四

匹出滇池河中甘露降白鳥見始興文學漸遷其俗
安帝永初中漢中陰平廣漢羌反征戰連年元初四
年益州永昌越嶲諸夷封離等反衆十餘萬多所殘
破益州刺史張喬遣從事蜀郡楊竦將兵討之竦先
以詔書告喻告喻不從方略滌討凡殺虜三萬餘人
獲生口千五百人財物四十餘萬降赦夷三十六種
舉劾姦貪長吏九十人黃綬六十人諸郡皆平竦以
傷死故功不錄自是後少寧五十餘年迄靈帝熹平
中蠻夷復反擁沒益州太守雍陟遣御史中丞朱龜

將并涼勁兵討之不克朝議不能征欲依之崔故事棄之太尉掾巴郡李顥獻陳方策以爲可討帝乃拜顥益州太守與刺史龐芝伐之徵龜還顥將巴郡板楯軍討之皆破陟得生出後復更叛梓潼景毅爲益州太守承喪亂後民夷困餓米一斗千錢皆離散毅至安集後米一斗八錢建安十九年劉先主定蜀以鄧方治南昌夷漢敬其威信方爲先主問代於治中從事建寧李恢對曰西零之役趙充國有言莫若老臣先主遂用恢爲都督治平夷縣先主薨後越雋叟

帥高定元殺郡將軍隼舉郡稱王以叛益州大姓雍闓亦殺太守正昂更以蜀郡張裔爲太守闓假鬼教曰張裔府君如瓠壺外雖澤而內實粗殺之不可令縛與吳於是執送裔於吳吳王孫權遙用闓爲永昌太守遣故劉璋子闓爲益州刺史處交益州際牂牁郡丞朱提朱褒領太守恣睢丞相諸葛亮以初遭大喪未便加兵遣越雋太守巴西龔祿住安上縣遙領郡從事蜀郡常頌行部南入以都護李嚴書曉喻闓闓荅曰愚聞天無二日土無二主今天下派分正

朔有三遠人惶惑不知所歸其傲慢如此歷至牂牁收郡主簿考訊姦褒因然順爲亂益州夷復不從閬閬使建寧孟獲說夷叟曰官欲得烏狗三百頭膺前盡黑螭腦三斗斲木構三丈者三千枚汝能得不夷以爲然皆從閬斲木堅剛性委曲高不至二丈故獲以欺夷建興三年春亮南征自安上由水路入越嶲別遣馬忠伐牂牁李恢向益州以犍爲太守廣漢王士爲益州太守高定元自旄牛定笮卑水多爲壘守亮欲俟定元軍衆集合并討之軍卑水定元部曲殺

雍闓及士庶等孟獲伐閬爲主亮旣斬定元而馬忠破牂牁李恢敗於南中夏五月亮渡瀘進征益州生虜孟獲置軍中問曰我軍如何獲對曰恨不相知公易勝耳亮以方務在北而南中好叛亂宜窮其詐乃赦獲使還合軍更戰凡七虜七赦獲等心服夷漢亦思反善亮復問獲獲對曰明公天威也邊民長不爲惡矣秋遂平四郡改益州爲建寧以李恢爲太守加安漢將軍領交州刺史移治味縣分建寧越嶲置雲南郡以呂凱爲太守又分建寧牂牁置興古郡以馬

忠爲牂牁太守移南中勁卒青羗萬餘家於蜀爲五部所當無前號爲飛軍分其羸弱配大姓焦雍婁麃孟量毛李爲部曲置五部都尉號五子故南人言四姓五子也以夷多剛狠不賓大姓富豪乃勸令出金帛聘策惡夷爲家部曲得多者奕世襲官於是夷人貪貨物以漸服屬於漢成夷漢部曲亮收其俊傑建寧麃習朱提孟琰及獲爲官屬習官至領軍琰輔漢將軍獲御史中丞出其金銀丹漆耕牛戰馬給軍國之用都督常重用人李恢卒後以蜀郡太守犍爲張

翼爲都督翼特嚴法不得殊俗和夷帥劉胄反徵翼以馬忠爲代忠未至翼修功戰方各資儲羣下懼翼曰吾方臨戰場豈可以絀退之故廢公家之務乎忠至承以減胄蜀賜翼爵關內侯忠在南柔遠能邇甚垂惠愛官至鎮南大將軍卒後南人爲之立祠水旱禱之以蜀郡張表爲代加安南將軍又以犍爲楊義爲參軍副貳之表後以南郡閬宇爲都督南郡霍弋爲參軍弋甚善叅毗之禮遂代宇爲監軍安南將軍撫和異俗爲之立法施教輕重允當夷晉安之及晉

世因仍其任時交趾不附假弋節遙領交州刺史得
以便宜選用長吏令官和解夷人及適罰之皆依弋
故事弋卒子在龔領其兵和諸姓晉以巴西太守吳
靜在官數年撫卹失和軍司鮮于嬰表徵靜還嬰因
代之泰始六年以益州大分南中四郡爲寧州嬰爲
刺史咸寧五年尚書令衛瓘奏兼并州郡太康三年
罷寧州置南夷以天水李毅爲校尉持節統兵鎮南
中統五十八部夷族都監行事每夷供貢南夷府入
牛金旃馬動以萬計皆豫作忿恚致校尉官屬其供

訛縣亦然南人以爲饒自四姓子弟仕進必先經都
監夷人大種曰昆小種曰叟皆曲頭木耳環鐵裹結
無大侯王如汶山漢嘉夷也夷中有桀黠能言議屈
服種人者謂之耆老使爲主論議好譬喻物謂之夷
經今南人言論雖學者亦半引夷經與夷爲姓曰遑
耶諸姓爲自有耶世亂犯法輒依之藏匿或曰有爲
官所法夷或爲執仇與夷至厚者謂之百世遑耶恩
若骨肉爲其逋逃之藪故南人輕爲禍變恃此也其
俗徵巫鬼好詛盟投石結草官常以盟詛要之諸葛

亮乃爲夷作圖譜先畫天地日月君長城府次畫神龍龍生夷及牛馬羊後畫部主吏乘馬幡蓋巡行安卹又畫牽牛負酒齎金寶詣之之象以賜夷夷甚重之許致生口直又與瑞錦鐵券今皆存每刺史校尉至齎以呈詣動亦如之毅後永昌呂祥爲校尉祥後數人李廣漢從雲南犍爲郡守爲校尉久之建寧太守巴西杜俊朱提太守梓潼雍約懦純無治政以賄成俊奪大姓鐵官令毛詵中郎李督部曲致詵弟耐罪朱提大姓太中大夫李猛有才幹弟爲功曹分當

祭舉而俊約受都尉雷逢賂舉逢子炤孝廉不禮猛猛等怨之大安元年秋詵督猛逐俊以叛猛遺之書曰昔魯侯失道季氏出之天之愛民君師所治知足下追踵古人見賢思齊足下箕帚枉慚吾郡亦逐約應之作亂衆數萬毅討破之斬詵首督走依遑耶五茶夷帥于陵承猛箋降曰生長遐荒不達禮教徒與李雄和光合勢雖不能營師五丈略地渭濱冀北斷褒斜東據永安退考靈符晉德長久誠非狂夫所能干輒表革面歸罪有司毅惡其言遂誘殺之行部承

昌從事江陽孫辨上南中形勢七郡斗絕晉弱夷強
加其土人屈寒應復寧州以相鎮慰冬十一月丙戌
詔書復置寧州增統牂牁益州朱提合七郡爲刺史
加龍驤將軍進封成都縣侯二年于陵承詣毅請恕
督罪毅許之督至羣下以爲詵督破亂州土必殺之
毅不得已許諾及死督于陵承及詵猛追耶怒扇動
謀反奉建寧太守巴西馬恢爲刺史燒郡僞發毅方
疾作力出軍初以救恢及聞其情乃殺恢夷愈強盛
破壞郡縣役吏民會毅疾甚軍連不利晉民或入交

州或入永昌牂牁半亦爲夷所困虜夷因攻圍州城
毅但併力固孤城病篤不能戰討時李特李雄作亂
益州而所在有事救援莫致毅上疏陳謝不能式遏
寇虐疾與事遇使虜遊覓兵穀旣單器械窮盡而求
救無望坐待殄斃若必不垂矜憂乞請大使及臣尚
存加臣重罪若臣已死陳屍爲戮光熙元年春三月
毅薨子釗任洛還赴到牂牁路塞停住交州文武以
毅女秀明達有父才遂奉領州事秀初適漢嘉太守
廣漢王載載將家避地在南故共推之又以載領南

夷龍驤參軍秀獎厲戰討食糧已盡人但茹草炙鼠
爲命秀伺夷怠緩輒出軍掩破首尾三年釗乃得達
丁喪文武復逼釗領州府事殺故吏毛孟等詣洛求
救至欲自刎懷帝乃下交州使救助之以釗爲平寇
將軍領南夷護軍遣御史趙濤贈殺少府謚曰威侯
交州刺史吾彥遣子威遠將軍咨以援之朝廷以廣
漢太守魏興王遜爲南夷校尉寧州刺史代毅自永
嘉元年受除四年乃至遜舉建寧董敏爲秀才郡久
無太守功曹周悅行郡事輕敏不下其板遜至怒殺

悅悅弟秦臧長周昺合夷叟謀以趙濤父混昔爲建
寧有德惠欲殺遜樹濤遜誅之并殺濤夷晉莫不惶
懼表釗爲朱提太守治南廣禦雄時荒亂後倉無斗
粟衆無一旅官民虛竭繩紀弛廢遜惡衣菜食招集
夷民夷徼厭亂漸亦返善勞來不怠數年克復以五
茶夷昔爲亂首圖討之未有致罪會夷發夜郎莊王
慕遜因此遂討滅之及討惡獠剛夷數千落威震南
方官至平西安南將軍又兼益州刺史加散騎常侍
封褒中伯而嚴猛太多所誅鋤犍爲太守朱提雷

南中志
一
炤流民陰貢平樂太守董霸破牂牁平夷南廣北降
李雄建寧麴量與益州太守李易梁水太守董懂保
興古槃以南叛雄遣叔父驤破越雋伐寧州遜使使
督護雲南姚岳距驤於螳螂縣達遜指授雖大破驤
不獲太興四年遜發病薨州人推中子堅領州事永
昌元年晉朝更用零陵太守南陽尹奉爲寧州刺史
南夷校尉加安西將軍奉威刑緩鈍政治不理咸和
八年遂爲雄弟壽所破獲南中盡爲雄所有惟牂牁
謝恕不爲壽所用遂保郡獨爲晉官至撫夷中郎將
寧州刺史冠軍是歲咸和八年也

牂牁郡漢武帝元鼎二年開屬縣漢十七戶六萬及
晉縣四戶五千去洛五千六百一十里郡上值天井
故多雨獠俗好鬼巫多禁忌畚山爲田無蠶桑頗尚
學書少威儀多懦弱寡畜產雖有僮僕方諸郡爲貧
王莽更名牂牁曰同亭郡不服會公孫述時三蜀大
姓龍傳尹董氏與功曹謝暹保郡聞漢世祖在河北
乃遠使使由番禺江出奉貢漢朝世祖嘉之號爲義
郎明章之世母歛人尹珍字道真以生遐裔未漸庠

序乃遠從汝南許叔重受五經又師事應世叔學圖緯通三材還以教授於是南域始有學焉珍以經術選用歷尚書丞郎荊州刺史而世叔爲司隸校尉師生並顯平夷傳寶夜郎尹貢亦有名德歷尚書郎長安令巴郡太守彭城相號南州人士郡特多阻險有延江霧赤煎水爲池衛少有亂惟朱褒見誅其郡守垂功名者前有吳霸陳立後有漢中張亮則廣漢劉寵犍爲費詩巴西馬忠皆著勲烈晉元帝世太守建寧孟才以驕暴無恩郡民王清范期逐出之刺史王

遜怒分鬯牛爲平夷郡夜郎以南爲夜郎郡四縣

萬壽縣郡治有萬壽山沮本有鹽井漢末時夷民共

詛盟不開今三郡皆無鹽且蘭縣音沮漢曰故且

蘭有杜蒲關也

按地道記曰有沈水

廣談縣毋歛縣有剛火

也

平夷郡晉元帝建興元年置屬縣二千戶平夷縣

郡治有砣津安樂水山出茶蜜鬯縣故犍爲郡城

也不狼山出鬯水入沅有野生薺可食大姓王氏

夜郎郡夜郎國也屬縣二千戶夜郎縣郡治有邈

水通廣鬱林有竹王三郎祠甚有靈響

談指縣

按漢

書談指縣出丹注云有不津江江有瘴氣

晉寧郡本益州也元鼎初屬牂牁越雋漢武帝元封二年叟反遣將軍郭昌討平之因開爲郡治滇池上號曰益州漢屬縣二十四戶二十萬晉縣七戶萬去洛五千六百里司馬相如韓說初開得牛馬羊屬三十萬漢乃募徙死罪及奸豪實之郡土大平敞原田多長松皐有鸚鵡孔雀鹽池田漁之饒金銀畜產之富俗奢豪難撫御惟文齊王阜景毅李願及南郡董

和爲之防檢後遂爲善蜀建興三年丞相亮之南征以郡民李恢爲太守改曰建寧治味縣寧州別建爲益州郡後太守李過恢孫也與前太守董懂建寧麋量共叛寧州刺史王遜表改益州爲晉寧郡滇池縣郡治故滇國也有澤水周廻二百里所出深廣下流淺狹如倒流故曰滇池長老傳言池中有神馬或交焉卽生駿駒俗稱之曰滇池駒日行五百里水神祠祀亦有溫泉如越雋温水又有白蜎山山無石惟有蜎也同勞縣同安縣連然縣有鹽泉南中

共仰之 建伶縣 毋單縣 秦臧縣

建寧郡治故庾降都督屯也南人謂之屯下屬縣晉

太安二年分爲益州平樂二郡合縣十三戶萬去洛

五千六百三十九里有五部都尉四姓及霍家部曲

味縣郡治有明月社夷晉不奉官則官與共盟於

此社也 升麻縣山出好升麻有塗水

按漢書爲收靡李奇曰靡

音麻晉書建寧郡有牧麻

同樂縣大姓襄氏

穀昌縣漢武帝

將軍郭昌討夷平之因名郭昌以威夷孝章時改爲

穀昌也

同瀨縣

按漢書地道記曰銅虜山米水所出

雙栢縣

存

駝縣雍閭反結壘於縣山繫馬柳柱生成林今夷言

無雍梁夷言馬也

昆澤縣

漏江縣九十里出蠙

口 談橐縣有濮獠

冷丘縣有主獠

修雲縣

新定縣

平樂郡元帝建興元年刺史割建寧新定興遷二縣

新立平樂三沮二縣合四縣爲郡後太守建寧董霸

叛降李雄郡縣遂省寧州北屬雄復爲郡以朱提李

壯爲太守朱提郡本犍爲南部孝武帝元封二年置

屬縣四建武後省爲犍爲屬國至建安二十年鄧方

南平縣志 卷之五
爲都尉先主因易名太守屬縣五戶八千去洛五千三百里先有梓潼文齊初爲屬國穿龍池溉稻田爲民興利亦爲立祠大姓朱魯雷興仇通高李亦有部曲其民好學濱犍爲號多士人爲寧州冠冕朱提縣郡治螳螂縣因山名也出銀鉛白銅雜藥有螳螂附子南秦縣自犍道南廣有八亭道通平夷漢陽縣有漢水延江南昌縣故都督治有鄧安遠城也

南廣郡蜀延熙中置以蜀郡常竺爲太守蜀朝召竺入爲侍中巴西令狐衷代之建武九年省元帝世刺史王遜移朱提治郡南廣太守李釗數破雄殺賊大將樂初後刺史尹奉却郡還舊治及雄定寧州復置郡以興古太守朱提李播爲太守屬縣四戶千自犍道至朱提有水步道水道有黑水及羊官水至險難行步道度三津亦艱阻故行人爲語曰猶溪赤木盤蛇七曲盤羊烏樅氣與天通看都濩泚住柱呼尹康降賈子左儋七里又有牛叩頭馬搏坂其險如此土地無稻田蠶桑多蛇蛭虎狼俗妖巫惑禁忌多神祠

南廣縣郡治漢武帝大初元年置有鹽官臨利

縣常遷縣新興縣

永昌郡古哀牢國哀牢山名也其先有一婦人名曰

沙壺

後漢作沙壺

依哀牢山下居以捕魚自給忽於水中

觸一沈木遂感而有娠度十月產子男十人後沈木

化爲龍出謂沙壺曰君爲我生子今在乎而九子驚

走惟一小子不能去陪龍坐龍就而舐之沙壺與言

語以龍與陪坐因名曰元隆猶漢言陪坐也沙壺將

元隆居龍山下元隆長大才武後九兄曰元隆能與

龍言而黠有智天所貴也共推以爲王時哀牢山下

復有一夫一婦產十女元隆兄弟妻之由是始有人

民皆象之衣後着十尾臂脰刻文元隆死世世相繼

分置小王往往邑居散在溪谷絕域荒外山川阻深

生民以來未嘗通中國也南中昆明祖之故諸葛爲

其國譜也孝武時通博南山度蘭滄水清溪置嶠唐

不韋二縣徙南越相呂嘉子孫宗族實之因名不韋

以彰其先人惡行人歌之曰漢德廣開不賓渡博南

越蘭津渡蘭滄爲他人渡蘭滄水以取哀牢地哀牢

轉哀至世祖建武二十三年王扈栗

後漢作賢栗

遣兵乘

算船南攻鹿多鹿多民弱小將爲所擒會天大震雷疾風暴雨水爲逆流算船沈沒溺死者數千人後扈栗復遣六王攻鹿多鹿多王迎戰大破哀牢軍殺其六王哀牢人埋六王夜虎掘而食之哀牢人驚怖引去扈栗懼謂諸耆老曰哀牢畧徼自古以來初不如此今攻鹿多輒被天誅中國有受命之王乎是何天祐之明也漢威甚神卽遣使詣越雋太守願帥種人歸義奉貢世祖納之以爲西部屬國其地東西三千

里南北四千六百里有穿胷儋耳種閩越濮鳩獠其渠帥皆曰王孝明帝永平十二年哀牢抑狼遣子奉獻明帝乃置郡以蜀郡鄭純爲太守屬縣八戶六萬去洛六千九百里寧州之極西南也有閩濮鳩獠僮越濮濮身毒之民土地沃腴黃金光珠虎魄翡翠孔雀犀象蠶桑綿絹采帛文繡又有貊獸食鐵猩猩獸能言其血可以染朱罽有大竹名濮竹節相去一丈受一斛許有梧桐木其花柔如絲民績以爲布幅廣五尺潔白不受汚俗名曰桐華布以覆亡人然後服

之乃賣與人、有蘭干細布、蘭干獠言紵也、織成文如綾錦、又有蜀旄帛、疊水精瑠璃、軻蟲蚌珠、宜五穀、出銅錫、太守著名績者、自鄭純後、有蜀郡張化、常員巴郡沈稚、黎彪、然顯者、猶鮮、章武初、郡無太守、值諸郡叛亂、功曹呂凱奉郡、丞蜀郡王伉保境、六年、丞相亮南征、高其義、表曰、不意永昌風俗乃爾、以凱爲雲南太守、伉爲永昌太守、皆封亭侯、李恢遷濮民數千落于雲南、建寧界、以實二郡、凱子祥、太康中獻光珠五百斤、還臨本郡、遷南夷校尉、祥子元康末爲永昌

太守、值南夷作亂、閩濮反、乃南移永壽、去故郡千里、遂與州隔絕、呂氏世官領郡於今三世矣、大姓陳趙、謝楊氏、不韋縣故郡治、北蘇縣、哀牢縣、永壽縣、今郡治、嵩唐縣、有周水、從徼外來、雍鄉縣、南里縣、有翡翠孔雀、博南縣、西山高四十里、越之得蘭滄水、有金沙、以火融之、爲黃金、有光珠、穴出光珠、有虎魄、能吸芥、又有珊瑚、

雲南郡、蜀建興三年置、屬縣七、戶萬、去洛六千三百四十三里、本雲川地、有熊倉山、上有神鹿、一身兩頭、

食毒草有上方下方夷亦出華布孔雀常以二月來翔月餘而去土地有稻田畜牧但不蠶桑雲南縣

郡治葉榆縣有河洲遂久縣有繩水按廣志曰有縹碧石

碧有綠 併棟縣有無血水水出連山蜻蛉縣有鹽

官濮水同出山有碧雞金馬光影倏忽民多見之有

山神漢宣帝遣諫議大夫蜀郡王褒祭之欲致雞馬

褒道病卒故不宜著其縣二別為郡

河陽郡刺史王遜分雲南置蜀縣四戶千河陽縣

郡治在河中源州上

梁水郡刺史王遜分置在興古之盤南梁水縣郡

治有振山出銅賁古縣采山出銀鉛銅鐵西隨

縣按地道記曰麋水西受徼外東至麋泠水斷龍鷄

興古郡建興三年置屬縣十一戶四萬去洛五千八

百九十里多鳩獠濮特有瘴氣自梁水興古西平三

郡少穀有枕榔木可以作麵以牛酥酪食之人民資

以為糧欲取其木先當祠祀溫縣郡治元鼎二年

置律高縣西有石空山出錫東南有隘町山出錫

潭封縣有溫水句町縣故句町王國名也其置

自漢王姓母漢時受封迄今漢興縣勝休縣有

河水也

一本云河水從廣百四十里深數十丈地道記曰水東至母綴入橋水

唐都

縣故名雲夢縣

西平郡刺史王遜時爨量保盤南遜出軍攻討不能克及遜薨後寇掠州下吏民患之刺史尹奉重募徼外夷刺殺量而誘降李湯盤南平奉以功進安西將軍封遷陵伯乃割興古雲南之盤江南如南零三縣爲郡右寧州統郡十四縣六十八

咸熙元年吳交趾郡吏呂興殺太守孫靖內附魏魏

拜興安南將軍時南中監軍霍弋表遣建寧爨谷爲交趾太守率牙門將軍建寧董元毛貝孟幹孟通爨熊李松王素等領部曲以討之谷未至興已爲功曹李統所殺泰始元年谷等徑至郡撫和初附無幾谷卒晉更用馬忠子融代谷融卒遣捷爲楊稷代之加綏遠將軍又進諸牙門皆雜號將軍封吳侯交州刺史劉峻大都督修則領軍三攻稷皆爲稷所敗鬱林九真皆附稷稷表遣將軍毛貝董元等攻合浦戰于古城大破吳軍殺峻則稷因表貝爲鬱林太守元爲

九真太守元病亡更以益州王素代之數攻交州諸
郡泰始七年春吳王孫皓遣大都督薛珣交州刺史
陶璜帥二十萬軍興扶嚴惡夷合十萬伐交趾稷遣
吳及將軍建寧孟岳等禦之戰于封溪衆寡不敵吳
等敗績僅以身還交趾固城自守破敗之後衆繼千
人并新附可有四千男女萬餘口陶璜圍之杜塞蹊
徑救援不至雖班量約食猶不供繼至秋七月城中
食盡病餓死者大半交趾人廣野將軍王約反應陶
璜以梯援外吳人遂得入城得稷等皆囚之卽斬稷

長史張登將軍孟通及吳并交趾人邵暉等二千餘
人受皓詔傳稷林陵故皓稷及孟幹襲熊李松四人
于吳通四遠消息稷至合浦發病歐血死傳首秣陵
棄其屍喪於海幹松熊至吳將加斬刑或說皓宥免
幹等可以勸邊將皓原之欲徙付臨海郡初稷等私
誓不能死節困辱虜手若蒙未死必當思求北歸稷
旣路死幹等恐北路轉遠以吳人愛蜀側竹弓弩言
能作之皓轉付部爲弓工九年幹自吳逃返洛陽松
熊爲皓所殺初晉武帝以稷爲交州刺史大封半道

穆城陷或傳降故不錄幹至表狀乃追贈交州刺史封松熊後嗣侯焉古城之戰毛晃手殺修則則子允隨陶璜璜以晃壯勇欲赦之而允必欲求殺晃晃亦不屈於璜璜怒乃裸身囚結面縛呵曰晉兵賊晃亦烈聲呵曰吳狗何等爲賊吳人生割其腹允割其肝罵曰虜腹晃罵不斷曰尚欲斬汝孫皓汝父何死狗也吳人斬之武帝聞而哀矜卽詔晃子襲爵封諸子三人關內侯九真太守王素以交趾敗與董元牙門王承等欲還南中爲陶璜別將衛渫所獲功曹李祚見交趾民殘害還遂率吏民保郡爲晉祚舅黎晃爲吳將攻伐祚不下數遣人解喻降之祚答曰舅自吳將祚自晉臣惟力是視矣邵暉子胤先爲父使詣洛拜奉車都尉北還暉敗亡胤依祚固守求救南中南中遙爲之援諸姓得世有部曲弋遣之南征固以功相承也

譔曰南域處卬笮五夷之表不毛閭濮之鄉因九服之外也而能開土列郡爰建方州踰博南越蘭滄遠撫西垂漢武之迹可謂大業然要荒之俗不與華同

安邊撫遠務在得才故高祖思猛士作歌孝文想頗
牧咨嗟斯靜禦之將信王者所詳擇也馬霍王尹得
失之際足以觀矣交趾雖異州部事連南中故并志
焉

南中志終

公孫述劉牧二志

晉常璩著 武林徐仁毓閱

先王命史立典遠則經紀人倫三才炳煥品物章矣
然而有志之士猶敢議論於鄉校之下芻蕘之人加
之謠誦於林野之中管闕瞽言君子有採所以綜核
羣善休風惟照也公孫述劉牧二主之廢興存亡漢
書國志固以詳矣統之州部物有條貫必申斯篇者
格之前憲左氏素臣之功王侯之載籍也而八國之
語作焉五傳淵邃大義洋洋聖人之微言也而八覽

之書興焉苟在宜稱雖道同世出一事身見遊精博志無嫌其繁矣

漢十二世孝平皇帝帝祚短促國統三絕孝元后兄子安漢公新都侯魏郡王莽篡盜稱天子改天下郡守爲卒正又改蜀郡爲導江遷故中散大夫茂陵公孫述字子陽爲導江卒正治臨邛而劉辟起兵廣漢更始劉聖公在南陽蜀欲應之會宗成垣副王岑等作亂述率吏民拒禦之所在討破作圍守防遏逸越斬首萬計遂據成都威有巴漢政治嚴刻民不爲非

更始誅王莽都關中爲赤眉賊所敗建武元年世祖

光武皇帝卽位河北述夢人謂已曰公孫系

後漢作八公子

十二爲期述以語婦婦曰朝聞道夕死尚可何況

十二乎會夏四月龍出府殿前以爲瑞應述遂稱皇帝號大成建元龍興以莽尚黃乃服色尚白自以興西方爲金行也以功曹李熊爲大司徒巴郡任滿爲大司空弟恢爲太尉具置百官造十層赤樓帛蘭改益州爲司隸蜀郡爲成都尹時世祖方平河北而荆邯延牙竝歸述盡有益州置鐵錢官廢銅錢百姓貨

賣不行蜀中童謠曰黃牛白腹五銖當復謂莽黃牛

述為白腹五銖漢錢言漢當復也故主簿李隆後漢作張

隆隆常少數諫述歸帝稱蕃述不納天水隗囂亦據隴

連述蜀土清晏述乃移檄中國稱引圖緯以惑眾世

祖報曰西狩獲麟識曰乙子卯金即乙未歲授劉氏

非西方之守也光廢昌帝立子公孫即霍光廢昌邑

王立孝宣帝也黃帝姓公孫自以土德君所知也漢

家九百二十歲以蒙孫亡受以承相其名當塗高高

豈君身耶按後漢書曰代漢者當塗高君豈高之身耶又按東觀記載帝與述書曰承赤者黃

也姓當塗其名高吾自繼祖而興不稱受命求漢之斷莫過

王莽近張滿作惡兵圍得之歎曰為天文所誤恐君

復誤也又使述舊交馬援喻述述不從荆邯說述曰

昔湯以七十里王天下文王方百里臣諸侯其次漢

祖敗而復征傷瘳復戰故能禽秦亡楚以弱為強況

今地方數千杖戟百萬天下之心未有所歸不東出

荆門北陵關隴與之進取則王業不全子孫不久安

也述悅之乃出軍荆門陳倉欲震盪秦楚多改易郡

縣分封子弟淫恣過度然國富民殷戶萬餘萬世祖

未遑加兵與述及隗囂書輒署公孫皇帝七年囂背漢降述述封爲王厚資給之十年世祖命大司馬吳漢與大司徒鄧禹討囂平隴右述聞而惡之城東素有秦時空倉述更名白帝倉使人宣言白帝倉暴出米巨萬公卿以下及國人就視之無米述曰倉去此數里虛妄如此按後漢本傳述曰訛言不可信隗王破者復如此矣隗王在數千里外言破壞真不然矣十一年世祖命征南大將軍岑彭自荆門泝江征述又遣中郎將來歙及述舊交馬援奉詔喻述隆少諫令服從述怒曰自古來有

降天子乎尚書解文卿大夫鄭文伯初亦諫述繫之暴室六年二子幽死自是莫有言者彭破述荆門關及沔關徑至彭亡述使刺客刺殺彭由是改彭亡曰平無言無賊也又使刺客刺殺歙於武都世祖重遣吳漢與劉尚征述又遣臧宮從斜谷道入述使妹婿延牙距宮大司徒謝豐距漢連戰輒北漢到城下軍其江橋及其少城豐在廣都牙引還成都述謂曰事當奈何牙對曰男兒貴死中求生敗中求成無愛財物也述乃大發金帛開門募兵得伍千餘人以配牙

牙告漢戰、因僞遣鼓角麾幟渡市橋、漢兵爭觀、牙因放奇兵擊漢、大破之、漢溺水、緣馬尾至盎底、得出、後宮兵已至北門、述復城守、占書曰、虜死城下、述以爲漢等是虜、乃自出戰、之當漢、牙當宮、大戰、牙殺宮兵數百、三合三勝、士卒氣驕、漢益鼓之、自旦至日中、餓不得食、倦不得息、日迭後、述兵敗、漢騎士高平以戟刺述中頭、卽墜馬、叩心者數十人、都知是述、前取其首、牙等悵然還城、吏民窮急、卽夜開門出降、漢盡誅公孫氏及牙等諸將帥二十餘人、放兵大掠、多所賊害、是歲十二年也、漢搜求隱逸、旌表忠義、以述臣常少、李隆忠諫、發憤病死、表更遷葬、贈以漢卿官、蜀郡王皓、王嘉、廣漢李業、刎首死、節表其門、閭犍爲朱遵、紆馬死戰、贈以將軍、爲之立祠、費貽任永、君業、馮信等閉門素隱、公車特徵、文齊守義、益州封爲列侯、董鈞習禮明經、貢爲博士、程烏李育、本有才幹、擢而用之、於是西土宅心、莫不嚮義、建武十八年、刺史郡守撫卹失和、蜀郡史歆怨吳漢之殘掠蜀也、擁郡自保、世祖以天下始平、民未忘兵、而歆唱之、事宜必克復

遣漢平蜀多行誅戮世祖誚讓於漢漢深陳謝自是
守藩供職自建武至于中平垂二百載府盈西南之
貨朝多華岷之士矣

漢二十二世孝靈皇帝政治衰缺王室多故太常劉
焉字君郎江夏竟陵人漢魯恭王之裔建議言刺史
太守貨賂爲官割剝百姓以致離叛可選清名重臣
以爲牧伯鎮安方夏焉內求州牧以避世難侍中廣
漢董扶私謂焉曰京都將亂益州分野有天子氣焉
惑之意在益州會刺史河南郃儉賦歛繁擾流言遠

聞而并州殺刺史張壹

按蜀書
壹作益

涼州殺刺史耿鄙焉

議得行漢帝將徵儉加刑以焉爲監軍使尋領益州
牧董扶亦求爲蜀西部都尉太倉令巴郡趙韙去官
從焉中平元年涼州黃巾逆賊馬相趙祇等聚衆綿
竹殺縣令李升募疲役之民一二日中得數千人遣
王饒趙播等進攻雒城殺刺史儉并下蜀郡犍爲旬
月之間破壞三郡相自稱天子衆以萬數又別破巴
郡殺太守趙韙部州從事賈龍素領家兵在犍爲之
青衣率吏民攻相破滅之州界清淨龍乃選吏卒迎

焉焉既到州移治綿竹撫納離叛務行小惠時南陽
三輔民數萬家避地入蜀焉恣饒之引爲黨與號東
州士遣張魯斷北道枉誅大姓巴郡太守王咸李權
等十餘人以立威刑前後左右部司馬擬四軍統兵
位皆二千石漢獻帝初平二年犍爲太守任岐與賈
龍惡焉之陰圖異計也舉兵攻焉燒成都邑下焉禦
之東州人多爲致力遂克岐龍焉意漸盛乃造乘輿
車服千餘僭擬至尊焉長子範爲左中郎將仲子誕
治書御史季子璋奉車都尉皆從獻帝都長安惟叔
子別部司馬瑁隨焉焉聞相者相陳留吳懿妹當大
貴爲瑁聘之荊州牧山陽劉表上焉有子夏在西河
疑聖人論帝遣璋曉喻焉焉留璋不遣反四年征西
將軍馬騰自郿與焉範通謀襲長安治中從事廣漢
王商亟諫不從謀泄範誕受誅議郎河南龐羲以通
家將範誕諸子入蜀而天火燒焉車乘蕩盡延及民
家興平元年焉徙治成都旣痛二子又感祆災疽發
背卒州帳下司馬趙懿治中從事王商等貪璋溫仁
共表代又京師大亂不能更遣天子除璋監軍使者

領益州牧以韙爲征東中郎將率衆劉表

璋字季玉既襲位懦弱少斷張魯稍驕於漢中巴夷杜濩朴胡袁約等叛諧魯璋怒殺魯母弟遣和德中郎將龐羲討魯不克巴人日叛乃以羲爲巴郡太守屯閬中禦魯羲以宜須兵衛輒召漢昌賔民爲兵或構羲于璋璋與之情好攜隙趙韙數進諫不從亦恚恨也建安五年趙韙起兵數萬將以攻璋璋逆擊之明年韙敗羲懼遣吏程郁宣旨於郁父漢昌令與益賓兵畿曰郡合部曲本不爲亂縱有讒譏要在盡

誠遂懷異志非所聞也羲令郁重往畿曰我受牧恩

當爲盡節汝自郡吏宜念效力不義之事莫有二意

羲恨之使人告曰不從太守家將及禍畿曰昔樂羊

食子非無父子之恩大義然也今雖羹子畿飲之矣

羲乃厚謝於璋璋善畿遷爲江陽太守十年璋聞曹

公將征荊州遣中郎將河內陰溥致敬公表加璋振

威將軍兄琬平寇將軍十二年璋復遣別駕從事蜀

郡張肅送使兵三百人并雜御物公辟肅爲掾拜廣

漢太守十三年仍遣肅弟松爲別駕詣公公時已定

荆州追劉主不存禮松加表望不足但拜越雋比蘇
令松以是怨公會公軍不利兼以疫病而劉主尋取
荊州松還疵毀曹公勸璋自絕因設璋曰劉豫州使
君之肺腑更可與通時扶風法正字孝直留客在蜀
不見禮恨望松亦以身抱利器忖璋不足與有爲常
與正竊歎息松舉正可使交好劉主璋從之使正將
命正佯爲不得已行又遣正同郡孟達將兵助劉主
守禦前後賂遺無限十六年璋聞曹公將遣司隸校
尉鍾繇代張魯有懼心松進曰曹公兵彊無敵天下

若因張魯之資以向蜀土誰能禦之者乎璋曰吾固
憂之而未有計松對曰劉豫州使君之宗室而曹公
之深讐也善用兵使之伐魯魯必破破魯則益州彊
曹公雖來無爲也且州中諸將龐義李異等皆恃功
驕豪欲有外意不得豫州則敵攻其外民叛於內必
敗之道也璋然之復遣法正迎劉先主主簿巴西黃
權諫曰左將軍有驍名今請到欲以部曲遇之則不
滿其心欲以客賓待之則一國不容二君客有太山
之安則主有累卵之危璋不聽從事廣漢王累倒懸

於州門以死諫璋。璋一無所納。正旣宜旨陰獻策曰：以明將軍之英才，乘劉牧之懦弱，張松之股肱，以響應於內，然後資益州之富，憑天府之險，以此成帝業，猶反手也。劉主大悅，乃留軍師中郎將諸葛亮將軍關羽、張飛鎮荊州，率萬人泝江西上。璋初勅所在供奉入境如歸。劉主至巴郡，巴郡嚴顏拊心歎曰：此所謂獨坐窮山，放虎自衛者也。劉主由巴水達涪，璋往見之。松復令正白。劉主曰：今因此會便可執璋，則將軍無用兵之勞，坐定一州也。軍師中郎將襄陽龐統亦言之。劉主曰：此大事也。初入他國，恩信未著，不可倉卒歡飲。百餘日，璋推劉主行大司馬、司隸校尉，劉主推璋行鎮西大將軍，領牧如故。益劉主兵，使伐張魯。又令督白水軍，併三萬軍，車甲精實，而別璋還州。劉主次葭萌，厚樹恩德，以收衆心。十七年，曹公征吳，吳主孫權呼劉主自救。劉主貽璋書曰：孫氏與孤本爲唇齒，今樂進在清泥，與關羽相拒，不往赴救，進必大克，轉侵州界，其憂有甚於魯。魯自守之賊，不足慮也。求益萬兵及資寶。璋但許四千，他物半給。張松書

與劉主及法正曰今大事垂可立如何釋此去乎松兄廣漢太守肅懼禍及已白璋露松謀璋殺松劉主歎曰君矯救吾內主乎嫌隙始構璋勅諸關守不內劉主龐統說曰陰選精兵晝夜兼行徑襲成都璋既不武又無素豫一舉而定此上計也楊懷高沛璋之名將各仗強兵據守關頭數有牋諫璋遣將軍還將軍遣與相聞說當東歸並使速裝二子既服將軍名又嘉將軍去必乘輕騎來見將軍因此執之進取其兵乃向成都此中計也退還白帝連引荊州徐還圖之此下計也劉主然其中計即斬懷等遣將黃中卓膺魏延等勒兵前行梓潼令南陽王連固城堅守劉主義之不逼攻也進據涪城置酒作樂謂龐統曰今日之會可謂樂矣統對曰伐人之國而以爲歡非仁者也劉主曰武王伐紂前歌後舞豈非仁也統退出劉主尋請還謂曰向者之談阿誰爲失統曰君臣俱失十八年璋遣將劉瑣冷苞張任鄧賢吳懿等拒劉主於涪皆破敗還保綿竹縣令懿詣軍降拜討逆將軍初劉主之南伐也廣漢鄭度說璋曰左將軍懸軍

襲我衆不滿萬百姓未附野穀是資計莫若驅巴西梓潼民內涪水以南其倉廩野穀一皆燒除高壘深溝靜以待之彼請戰不許久無所資不過百日必禽矣先主聞而惡之法正曰璋中不能用無所憂也璋果謂羣下曰吾聞拒敵以安民未聞動民以避敵絀度不用故劉主所至有資進攻綿竹璋復遣護軍南陽李嚴江夏費觀等督綿竹軍嚴觀率衆降同拜裨將軍進圍璋子循於雒城十九年關羽統荊州事諸葛亮張飛趙雲等泝江降下巴東八巴郡巴郡太守巴西趙筭拒守張飛攻破之獲將軍嚴顏謂曰大軍至何以不降敢逆戰顏對曰卿等無狀侵奪我州我州但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也飛怒曰牽去砍頭顏正色曰斫頭便斫何爲怒也飛義之引爲賓客趙雲自江州分定江陽犍爲飛攻巴西亮定德陽巴西功曹龔謀迎飛璋帳下司馬蜀郡張裔距亮敗于栢下裔退還夏劉主克雒城與飛等合圍成都而偏將軍扶風馬超率衆自漢中請降劉主遣建寧督李恢迎超超徑至璋震恐所署蜀郡太守汝南許靖踰城出

降璋知不敢誅被圍數十日城中有精兵三萬穀支二年衆咸欲力戰璋曰父子在州二十餘年無恩德以加百姓攻戰三年肌膚草野以璋故也何以能安遂遣張裔奉使詣劉主主許裔禮其君而安其民劉主又遣從事中郎涿郡簡雍說璋璋素雅敬雍遂與同輿而出降吏民莫不歔歔泣涕劉主復其所佩振威將軍印授還其財物遷璋于南郡之公安吳主孫權之取荊州也以璋爲益州刺史劉主東征璋還吳卒也

譏曰公孫述籍導江之資值王莽之虐民莫援者得跨巴蜀而欺天罔物自取滅亡者也然妖夢告終期數有極奉身歸順猶可以免矜愚遂非何其頑哉劉焉器非英傑圖射僥倖璋才非人雄據土亂世其見奪取陳子以爲非不幸也昔齊侯嗤晉魯之使旋蒙易乘之困魏君賤公叔之侍人亦受割地之辱量才懷遠誠君子之先畧也觀劉璋曹公之侮慢法正張松二憾旣徵同怨相濟或家國覆亡或三分天下古人一饋十起輟沐揮洗良有以也

庚午五月廿日讀南中公孫劉牧二志

劉先主志

晉 常璩著 武林干之英閱

先主諱備字玄德涿郡涿縣人漢景帝中山靖王勝後也勝子貞元狩六年封涿縣陸城亭侯因家焉祖父雄察孝廉爲東郡范令父弘早亡先主幼孤其母販履織席自業舍東南角籬上有桑樹主高五丈餘遙望童童如車蓋人皆異之或謂當出貴人先主少時與宗中諸兒戲於樹下言吾必乘此羽葆蓋車叔父子敬謂曰汝勿妄言滅吾門也年十五母遣行學

與宗人劉德然遼西公孫瓚俱事故九江太守同郡
盧子幹德然父元起常資給先主與德然等元起妻
曰各自一家何能常爾起曰宗中有此兒非常人也
而瓚深與先主善瓚年長先主兄事之喜狗馬音樂
美衣服長七尺五寸垂臂下膝顧自見耳能下人喜
怒不形於色善交結豪俠年少爭附之中山大商張
世平蘇雙等見而奇之多與之金先主由是得合從
衆河東關羽雲長同郡張飛翼德竝以壯烈爲之禦
侮先主與二子寢則同牀食則共器恩若弟兄然於
稠人廣衆中侍立終日中平元年從校尉鄒靖討黃
巾賊有功除安喜尉求謁督郵不得乃入縛執之杖
二百以綬繫督郵頭頸着馬柳柱委官亡命頃之應
大將軍何進募有功除下密丞復爲高堂尉遷爲令
瓚爲中郎將表先主爲別部司馬拒冀州牧袁紹數
有戰功守平原令進領平原相郡民劉平耻爲之下
使客刺之客服其德告之而去北海相魯國孔融爲
黃巾賊所圍使太史慈求救於先主先主曰孔文舉
聞天下有劉備乎以兵救之廣陵太守下邳陳登元

龍太尉球孫也有雋才輕天下士謂功曹陳矯曰閨門雍穆有行吾敬陳元方父子冰清玉潔有德有言吾敬華子魚博聞強識奇偉卓犖吾敬孔文舉雄姿傑出有王霸之畧吾敬劉玄德後徐州牧陶謙表先主爲豫州刺史謙病篤謂別駕東海糜竺曰非劉備不能安此州也謙卒竺率州人迎先主先主未許廣陵太守下邳陳登進曰今漢室陵遲海內傾覆立功立事在今日鄙州殷富戶口百萬欲屈使君撫臨州事先主曰袁公路近在壽春此君四世五公海內所歸可以州與之登曰公路驕豪非治亂之主今欲爲使君合騎步十萬上可以匡主濟民成五霸之業下可以割地守境書功於竹帛若使君不見聽許登亦未敢聽使君也北海相孔融謂先主曰袁術豈憂國忘家者耶冢中枯骨何足介意今日之事百姓與能天與不取悔不可追先生遂領徐州牧

建安元年曹公表爲鎮東將軍封宜城亭侯先主與袁術相拒而下邳守將曹豹叛爲呂布所敗先主失妻子轉軍海西糜竺進妹爲夫人及奴客二千金銀

寶物資之、先主因而獲振連和於布、布還其妻子、先主衆萬餘、移軍小沛、布惡之、自攻先主、先主歸曹公、公以爲豫州牧、益其軍、使伐布、失利、布將高順復虜先主妻子、送布公、使夏侯惇助先主、不能克、三年、公自征布、生禽之、布曰、使布爲明公將騎、天下不足定也、公有疑色、先主曰、公待布能如丁建陽董太師乎、公領之、布曰、先主曰、大耳兒最叵信者也、遂殺布、先主還得妻子、從公還、許爲左將軍、公禮之甚重、出則同輿、坐則同席、又拜關羽張飛皆中郎將、公謀臣程昱郭嘉勸公殺先主、公慮失英豪望、不許、袁術自淮南欲經徐州、北就袁紹、獻帝舅車騎將軍董承受命衣帶中密詔、當殺公、承先與先主及長水校尉种輯將軍吳子蘭王子服等同謀、以將行、未發、公從容謂先主曰、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本初之徒不足數也、先主方食、失匕箸、會天震雷、先主曰、聖人言迅雷風烈必變、良有以也、一震之威、乃至於此也、公亦悔失言、先主還沛、解公使覘之、見其方披葱、使廝人爲之不端正、舉仗擊之、公曰、大耳翁未之覺也、其夜先主

急東行。昱嘉復言之。公馳使追之不及。先主遂殺徐州刺史車胄以叛。留關羽行下邳太守事。身還小沛。而承等謀洩。受誅。先主衆數萬。遣從事北海孫乾自結於袁紹。公遣將軍劉岱。王忠擊之。不克。

五年。公東征先主。先主敗績。妻子及關羽見獲。先主奔青州。刺史袁譚奉迎。道路馳以白。父紹。紹身出鄴二百里。與先主相見。公壯羽勇銳。拜偏將軍。初。羽隨先主從公圍呂布於濮陽。時秦宜祿爲布求救於張楊。羽啓公妻無子。下城乞納。宜祿妻公許之。及至城

門。復白。公疑其有色。自納之。後先主與公獵。羽欲於獵中殺公。先主爲天下惜。不聽。故羽常懷懼。公察其神不安。使將軍張遼以情問之。羽歎曰。吾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將軍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要當立効以報曹公。公聞而義之。是歲紹征官渡。遣臬將顏良攻東郡太守劉延於白馬。公使遼羽爲先鋒。羽望見良麾蓋。策馬刺良於萬衆中。斬其首還。紹將莫敵。遂解延圍。公卽表封羽漢壽亭侯。重加賞賜。羽盡封其物。拜書告辭而歸。先主左右欲追之。公曰。彼各

有主先主說紹南連荊州牧劉表紹遣將其卒兵至
汝南公使將蔡陽擊之先主謂曰吾勢雖不便汝等
百萬來未如吾何曹孟德單車來吾自去陽等必戰
爲先主所殺公旣破紹自南征汝南先主遣糜竺孫
乾詣劉表表郊迎之待以上賓使屯新野潁川徐元
直致瑯琊諸葛亮曰孔明臥龍也將軍願見之乎先
主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先主
遂造亮凡三因屏人曰漢室傾頽姦臣竊命主上蒙
塵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
用猖厥至于今日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對曰
自董卓以來豪傑竝起跨州連郡不可勝數曹操比
於袁紹則名微而衆寡然遂能克紹以弱爲彊雖云
天時抑人謀也今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而令諸
侯此誠不可與爭鋒也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
嶮而民附賢能爲之用此可以爲援而不可圖也荆
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
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殆天所以資將軍也益州嶮塞
沃野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闇弱張魯

在北國富民殷而不知卹賢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
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總覽英雄思賢如渴若
跨有荆益保其險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結好孫權
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
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出於秦川天下孰不簞食壺
漿以迎將軍者乎如此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先
主曰善與亮情好日密自以爲猶魚得水也

十三年表卒少子琮襲位曹公南征琮遣使請降先
主屯樊不知曹公卒至至宛先主乃知遂將其衆去
比到當陽衆十餘萬人車數千兩日行十餘里別遣
關羽乘船會江陵或謂先主曰宜速行雖擁大衆披
甲者少曹公軍至何以禦之先主曰夫濟大事以人
爲本今人歸吾何忍棄之公以江陵有軍實恐先主
據之乃釋輜重以輕騎五千追先主一日一夜行三
百里及於當陽之長坂先主棄妻子與諸葛亮張飛
等數十騎走公盡獲其民衆急追先主張飛據水斷
橋橫馬按矛曰我張翼德也可來決死公徒乃止先
主徑趨漢津適與羽船會而趙雲身抱先主弱子後

主及雍先主甘夫人相及濟江亮曰事急矣請奉命
求救於孫將軍時權軍柴桑既服先主大名又悅亮
奇雅卽遣周瑜程普水軍三萬助先主拒曹公大破
公軍於赤壁焚其舟船曹公引歸先主表琦爲荊州
刺史又南征四郡武陵太守金璇長沙太守韓玄桂
陽太守趙範零陵太守劉度皆降會琦病歿羣下推
先主爲荊州牧治公安權稍畏之進妹固好權遣使
云欲共取蜀荊州主簿殷觀進曰若爲吳先驅進未
能克蜀退爲吳所乘卽事去矣今但可然贊其伐蜀
而自說新據諸郡未可與動吳必不敢越我而獨取
蜀如此進退之計可以收吳蜀之利先主從之權果
輟計遷觀爲別駕從事

十六年益州牧劉璋遙聞曹公向漢中討張魯內懷
恐懼別駕從事蜀郡張松說璋曰曹公兵彊無敵若
因張魯之資以取蜀土誰能禦之璋曰吾固憂之而
未有計松曰劉豫州使君之宗室而曹公之深讎也
善用兵若使之討魯魯必破魯破則益州彊曹公雖
來無能爲也璋然之遣法正迎先主正因陳益州可

取之策先主留諸葛亮關羽等守荊州自將萬人入益州至涪璋出迎相見甚歡張松令法正白先主及謀臣龐統進說便可於會所襲璋先主曰此大事也不可倉卒璋推先主行大司馬領司隸校尉先主亦推璋持鎮西大將軍益州牧璋增先主兵使擊張魯璋還成都先主到葭萌未卽討魯樹恩德以收衆心明年曹公征孫權權呼先主自救先主遣使告璋曰曹公征吳吳憂危急孫氏與孤本爲唇齒又樂進在青泥與關羽相拒今不往救羽進必大克轉侵州界其憂有甚於魯魯自守之賊不足慮也乃從璋求萬兵及資寶欲以東行璋但許兵四千其餘皆給半張松書與先主及法正曰今大事垂可立何如釋去松兄廣漢太守肅懼禍及已白璋發其謀于是璋斬松嫌隙始構矣璋敕關戍諸將文書勿復關通先主先主怒召璋白水軍督楊懷責以無禮斬之使黃忠卓膺勒兵向璋先主徑至關中質諸將并士卒妻子引兵與忠膺等進到涪據其城璋遣劉瓚等拒先主於涪皆敗退保綿竹璋復遣李嚴督綿竹諸軍嚴率衆

降先主先主軍益強分遣諸將平下屬縣諸葛亮張飛趙雲等將兵沂流定白帝江州江陽惟關羽留鎮荊州先主進軍圍雒時璋子循守城被攻且一年十九年夏雒城破進圍成都數十日璋出降蜀中殷盛豐樂先主置酒大饗士卒取蜀城金銀分賜將士先主遂領益州牧以諸葛亮爲軍師將軍署左將軍府事法正楊武將軍蜀郡太守關羽督荊州事張飛爲巴西太守馬超平西將軍不用許靖法正說曰有獲虛譽而無實者靖也然其浮名稱播海內人將謂公輕士乃以爲長史龐羲爲司馬李嚴爲犍爲太守費觀爲巴郡太守徵益州太守南郡董和掌軍中郎太守漢嘉王謀爲別駕廣漢彭萊爲治中辟零陵劉巴爲西曹掾廣漢長黃權爲偏將軍於是亮爲股肱正爲謀主飛羽超爲爪牙靖羲及糜竺簡雍孫乾山陽伊籍爲賓友和嚴權本劉璋所授用也吳懿費觀璋之婚親也彭萊璋所排擯也劉巴已所宿恨也皆處之顯位盡其器能有志之士無不競勸羣下勸先主納劉瑁妻先主嫌其同族法正曰論其親疎何異

晉文之於子圉乎從之正既臨郡睚眦之怨一餐之惠無不報復或謂諸葛亮曰法正蜀郡太縱橫將軍宜啟主公亮曰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操之強東憚孫權之逼內慮孫夫人興變於肘腋之下孝直爲輔翼遂翻飛翱翔不可復制如何禁法使不得行其志也孫夫人才捷剛猛有諸兄風侍婢百人皆仗劍侍立先主每下車心常凜凜正勸先主還之二十年孫權使使報先主欲得荊州先主報曰吾方圖涼州涼州定以荊州相與孫權怒遣呂蒙襲奪長沙零陵桂陽三郡先主下公安令關羽入益州會曹公入漢中張魯定巴西黃權進曰若失漢中則三巴不振此割蜀人股臂也於是先主與吳連和分荊州江夏長沙桂陽東屬南郡零陵武陵西屬引軍還江夏以權爲護軍迎魯魯已北降曹公權破公所署三巴太守杜濩朴胡袁約等公留征西將軍夏侯淵益州刺史趙顥及張郃守漢中公東還郃數犯掠巴界先主率張飛等進軍宕渠之蒙頭拒郃相待五十餘日飛從他道邀郃戰於陽石遂大破郃軍郃失馬緣

山獨與麾下十餘人從間道還南也

二十一年先主還成都

二十二年蜀郡太守法正進曰曹操一舉降張魯定漢中不因此勢以圖巴蜀而留淵郤身遽北還非智不逮力不足將內有憂逼耳今算淵郤才畧不勝我將率舉衆往討則必可禽天以與我時不可失也先主從之以問儒林校尉巴西周羣羣對曰當得其地不得其民若出偏軍必不利先主遂行諸葛亮居守足食足兵也

二十三年先主急書發兵軍師亮以問從事犍爲楊洪洪對曰漢中蜀之喉咽存亡之機若無漢中則無蜀矣此家門之禍男子當戰女子當運發兵何疑亮以法正從行白先主以洪領蜀郡太守後遂卽真初洪爲犍爲太守李嚴功曹去郡數年已爲蜀郡嚴故在職而蜀郡何祗爲洪門下書佐去郡數年已爲廣漢太守洪故在官是以西土咸服亮之能攬拔英秀也後洪祗俱會亮門下洪謂祗曰君馬何馱祗對曰故吏馬不爲馱明府馬不進耳

二十四年先主定漢中斬夏侯淵張郃率吏民內徙先主遣將吳蘭雷同入武都皆沒乃舉羣茂才時州後部司馬張裕亦知占術坐漏言言先主得蜀寅卯之間當失漢凶年在庚子誅曹公爲魏王王西征聞法正策曰固知立德不辨此又曰吾收奸雄畧盡獨不得正邪羣下上先主爲漢中王大司馬以許靖爲太傅法正爲尚書令零陵賴恭爲太常南陽黃權爲光祿勳王謀爲少府武陵廖立爲侍中關羽爲前將軍張飛爲右將軍馬超爲左將軍皆假節鉞又以黃忠爲後將軍趙雲翊軍將軍其餘各進官號軍師諸葛亮曰黃忠名望本非關張馬超之倫也今張馬在近親見其功猶可喻指關遙聞之恐必不悅先主曰吾自解之時關羽自江陵圖曹仁於樊城遣前部司馬韓爲費詩拜假節羽怒曰大丈夫終不與老兵同列不肯受拜詩謂曰昔蕭曹與高祖幼舊陳韓亡命後至諭其拜爵韓最居上未聞蕭曹以此爲怨今王以一時之功隆崇於漢升忠字意之輕重寧當與君侯齊乎王與君侯譬猶一體禍福同之愚謂君臣不宜

計官號之高下爵位之多少也羽卽受拜初羽聞馬超來降素非知故書與諸葛亮問其人才亮知羽忌前答曰孟起黥彭之徒一世之傑當與翼德並驅爭先猶不如髯之絕倫也羽省書忻悅以示賓客羽美鬚髥故亮稱云髯也羽臂嘗中流矢每天陰疼痛醫言矢鋒有毒須破臂刮毒患乃可除羽卽伸臂使治時適會客臂血流離盈於盤器而羽引酒割炙言笑自若魏王遣左將軍于禁督七軍三萬人救樊漢水暴長皆爲羽所獲又殺魏將龐德威震華夏魏王議徙許都以避其銳而孫權襲江陵將軍傅士仁南郡太守糜芳降吳羽久不拔城魏右將軍徐晃救樊羽退還遂爲孫權所殺吳盡取荊州以劉璋爲益州牧住秭歸是歲尚書令法正卒謚曰翼侯以尚書劉巴爲尚書令

二十五年春正月魏武王薨嗣王丕卽位改元延康蜀傳聞漢帝見害先主乃發喪制服追謚曰孝愍皇帝所在竝言衆瑞故議郎楊泉亭侯劉豹青衣侯向舉偏將軍張裔黃權司馬屬殷純別駕趙祚治中楊

洪從事祭酒何宗議曹從事杜瓊勸學從事張爽尹默譙周等上河洛符驗孔子所甄赤三日德昌九世會備合爲帝際洛書寶號命曰天度帝道備稱皇又言周羣父未亾時數言西南有黃氣立數十丈而景雲祥風從璇璣下來應之如圖書必有天子出方今大王應際而生與神合契願速卽洪業以寧海內先主未許冬魏王丕卽皇帝位改元黃初漢獻帝遜位爲山陽公

章武元年魏黃初二年也春太傅許靖安漢將軍糜

竺軍師將軍諸葛亮太常賴恭光祿勳黃權少府王謀等乃勸先主紹漢統絕卽帝號先主不許亮進曰昔吳漢耿弇等勸世祖世祖辭讓耿純進曰天下英雄喁喁冀有所望若不從議者士大夫各歸求主無從公也世祖感之今曹氏篡漢天下無主大王紹世而起乃其宜也士大夫隨大王以勤苦者亦欲望尺寸之功如純言耳先主乃從之亮與博士許慈議郎孟光建立禮儀擇令辰費詩上疏曰殿下以曹操父子逼主篡位故乃羈旅萬里糾合士衆將以討賊今

大敵未克而先自立恐人心疑惑昔高祖與楚約先破秦者王及屠咸陽獲子嬰猶推讓況今殿下未出門便欲自立愚臣誠不爲殿下取也朝廷左遷帥部永昌從事夏四月丙午先主卽帝位大赦改元章武以諸葛亮爲丞相假節錄尚書許靖爲右司徒張飛車騎將軍領司隸校尉進封西鄉侯馬超驃騎將軍領涼州刺史封滎鄉侯北督臨沮偏將軍吳懿爲關中都督進侯魏延鎮北將軍李嚴輔漢將軍襄陽馬良爲侍中楊儀爲尚書蜀郡何宗爲鴻臚立宗廟祫

祭高皇帝世祖光武皇帝五月辛巳立皇后吳氏吳懿妹劉璋兄瑁妻也子禪爲皇太子六月立子永爲魯王理爲梁王先主將東征以復關羽之耻命張飛率巴西萬兵將會江州飛帳下將張達范疆殺飛持其首奔吳初飛羽勇冠三國俱誓萬人之敵羽善待小人而驕士大夫飛愛敬君子而不卹小人是以皆敗先主常戒之曰卿刑殺過差鞭撻健兒令在左右此取禍之道飛不悟故敗先主聞飛營軍都督之有表也曰噫飛死矣命丞相亮領司隸校尉秋七月先

主東伐羣臣多諫不納廣漢秦宓上陳天時必無其利先主怒繫之于理孫權送書請和先主不聽吳將陸議李異劉阿等軍秭歸左右領軍南郡馮習陳留吳班自建平攻破異等軍次秭歸武陵五谿蠻夷遣使請兵

二年春正月先主軍秭歸吳班陳戒等水軍屯夷陵夾江東西岸二月將進黃權諫曰吳人悍戰而水軍溯流進易退難臣請爲先驅以當寇陛下宜爲後鎮先主不從以權爲鎮北將軍督江北軍先主連營稍

前軍於夷道猇亭遣侍中馬良經猇山安慰五溪蠻夷夏六月黃氣見自秭歸十餘里中廣十餘丈後十數日與吳人戰先主敗績馮習及將張南皆死先主嘆曰吾之敗天也委舟舫由步道還魚復將軍義陽傅彤爲後殿兵衆死盡彤氣益烈吳將喻令降彤罵曰吳狗何有漢將軍降者遂戰死從事祭酒程畿獨泝江退衆曰後追已至宜解舫輕行畿曰吾在軍未習爲敵之走况從天子乎亦見殺黃權偏軍孤絕遂北降魏李異劉阿等追躡先主屯南山先主改魚復

曰永安丞相亮聞而歎曰法孝直若在則能制主上使不東行既復東行必不傾危矣八月司徒靖卒是歲驃騎將軍馬超亦卒臨沒上疏曰臣宗門二百餘口爲孟德所誅略盡唯從弟岱當爲微宗血食之係深託陛下岱官至平北將軍拜彤子儉左中郎將冬十月詔丞相亮營南北郊於成都孫權聞先主在白帝甚懼遣使請和先主使太中大夫南陽宗瑋報命十有一月先主寢疾十有二月漢嘉太守黃元素亮所不善聞先主寢病慮有後患舉兵拒守

三年春正月召丞相亮於成都詔亮省疾于永安元燒臨邛城治中從事楊洪啓太子遣將軍陳習鄭綽由青衣水伐元滅之二月亮至永安先主謂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對曰臣敢竭股肱之力効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先主又爲詔敕太子曰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亮與尚書令李嚴並受寄託夏四月先主崩于永安宮時年六十三亮表後主曰大行皇帝邁仁樹德覆育無疆昊天不吊今月二十四日

奄忽升遐臣妾號咷如喪考妣乃顧遺詔是惟太宗
百寮發哀三日除服到葬期復服其郡國守相令長
丞尉三日除服五月梓宮至成都謚日照烈皇帝秋
八月葬惠陵

譏曰漢末大亂雄傑並起若董卓呂布二袁韓馬張
楊劉表之徒兼州連郡衆踰萬計叱咤之間皆自謂
漢祖可踵桓文易邁而魏武神武幹畧戮屠盪盡于
時先主名微人鮮而能龍興鳳舉伯豫君徐假翼荆
楚翻飛梁益之地元胤漢祚而吳魏與之鼎峙非英
才命世孰克如之然必以曹氏替漢宜扶信順以明
至公還乎名號爲義士所非及其寄死託孤於諸葛
亮而心神無貳陳子以爲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軌
也

劉後主志

晉 常璩著 蜀郡劉宇曜閱

後主諱禪字公嗣先主太子甘夫人所生也襲位時
年十七

建興元年夏五月後主卽位尊皇后吳氏曰皇太后
大赦改元於魏黃初四年吳黃武二年也立皇后張
氏車騎將軍張飛女也封丞相亮武鄉侯中護軍李
嚴假節加光祿勳封都鄉侯督永安事中軍師衛尉
魯國劉琰亦都鄉侯中護軍趙雲江州都督費觀屯

騎校尉丞相長史王連中部督襄陽向寵及魏延吳懿皆封都亭侯楊洪王謀等關內侯南中諸郡並叛亂亮以新遭大喪未便加兵遣尚書南陽鄧芝固好於吳吳王孫權曰吾誠願與蜀和親但主幼國小慮不自存芝對曰吳蜀二國之地吳有三江之阻蜀有重險之固大王命世之英諸葛一時之傑合此二長共爲唇齒進可兼并天下退可鼎足而峙大王如臣服於魏魏則上望大王入朝其次求太子入侍若其不從則奉辭伐叛蜀必順流見可而進如此江南之

地非復大王之有也吳王大悅與蜀和親使聘歲通

芝後累往權曰若滅魏之後二主分治不亦樂乎芝

對曰滅魏之後大王未深識天命者戰爭方始耳權

曰君之誠懇乃至於此書與亮曰丁宏揆張

蜀志宏作宏孫

權謂宏言多浮豔

陰化不實和合二國惟有鄧芝

二年丞相亮開府領益州牧事無巨細咸決於亮亮乃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從權制盡忠益時者雖讎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輸辭者雖重必釋遊辭巧飾者雖輕必戮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

貶庶事精練物究其本循名責實虛僞不齒終乎封域之內畏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勸戒明也辟尚書郎蔣琬及廣漢李邵巴西馬勳爲掾南陽宗預爲主簿皆德舉也秦宓爲別駕犍爲五梁爲功曹梓潼杜微爲主簿皆州俊彥也而江夏費禕南郡董允郭攸之始爲侍郎贊揚日月吳遣中郎將張溫來聘報鄧芝也將返命百官餞焉惟宓未往亮累催之溫問曰彼何人也亮曰益州學士者也及至溫問宓曰君學乎答曰五尺童子皆學何況小人

溫曰天有頭乎在何方也宓曰在西詩云乃眷西顧知其在西又曰天有耳乎宓曰詩不云乎鶴鳴九臯聲聞于天若無其耳何以聽之又曰天有足乎曰有詩云天步艱難之子不猶若其無足何以步之又曰天有姓乎曰姓劉何以知之曰其子姓劉又曰日生於東乎曰雖生於東終沒於西答問如響之應聲溫大敬服宓亦尋遷右中郎將長水校尉大司農三年春水長校尉廖立坐謫訕朝廷改徙汶山立自荊州與龐統並見知而性傲侮後更冗散怨望故致

黜廢三月亮南征四郡以弘農太守楊儀爲參軍從行步兵校尉襄陽向朗爲長史統留府事秋南中平軍資所出國以富饒冬亮還至漢陽與魏降人李鴻相見說新城太守孟達委仰於亮無已亮方北圖欲推達爲外援謂參軍蔣琬從事費詩曰歸當有書與子度相聞對曰孟達小子昔事振威不忠後命先帝背叛反覆之人何足與書亮不答詩數率意率意凌遲詔在故凌遲於世十有二月亮至郡官皆道迎而亮命侍郎費禕參乘禕官小年幼衆士於是莫不易觀

四年永安都護李嚴還督江州巴郡以征西將軍汝

南陳到督永安封亭侯是歲魏文帝崩明帝立

五年魏太和元年也春丞相亮將北伐上疏曰今天

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

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亡身於外者咸追先帝之遇

欲報之陛下也先帝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

受命以來夙夜憂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

以定兵甲以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

除奸凶克復漢室還乎舊都此臣所報先帝而忠於

陛下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不効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陛下亦宜自謀諮諏善道察納雅言不宜引喻失所以塞忠諫之路也又曰親賢臣遠小人先漢所以興隆昵小人疎君子後漢所以傾覆侍中郭攸之費禕侍郎董允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斟酌規益進盡忠言則其任也官省之事悉以諮之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也以尚書南陽陳震爲中書令治中張裔爲留府長史與參軍蔣公琰知居府事二月亮出屯漢中營沔北陽平石馬以鎮北將軍魏延爲司馬

六年春丞相亮楊聲由斜谷道取郿使鎮東將軍趙雲中監軍鄧芝據箕谷爲疑軍魏大將軍曹真舉衆當之亮身率大衆攻祁山賞罰肅而號令明天水南安安定三郡叛魏應亮關中響震魏明帝西鎮長安命張郃拒亮亮使參軍襄陽馬謖裨將軍巴西王平及張休李盛黃襲等在前違亮節度爲郃所破平獨歛衆爲殿而雲芝亦不利亮拔將西縣千餘家還漢中戮謖及休盛以謝衆奮襲兵貶雲秋長史向朗以

不時臧否免罷。超遷平參軍進位討寇將軍封亭侯。統軍五年亮上疏曰臣以弱才叨竊非據親秉旄鉞以厲三軍不能訓章明法臨事而懼至有街亭違令之闕箕谷不戒之失咎皆在臣臣授任無方春秋責帥臣職是當請自貶三等以督厥咎。於是以亮爲右將軍行丞相事辟天水姜維爲倉曹掾加奉義將軍封當陽亭侯亮書與長史張裔參軍蔣琬稱維曰姜伯約西州上士馬季常李永南不如也冬亮復出散關圍陳倉糧盡還魏將王雙追亮亮合戰斬雙。

七年春丞相亮遣護軍陳戒攻武都陰平魏雍州刺史郭淮出將擊戒亮自至建威淮退遂平二郡後主詔策亮曰街亭之敗咎由馬謖而君引愆深自抑損重違君意聽順所守前年耀師馘斬王雙今歲爰征郭淮趣走降集氐羌興復二郡威震凶暴功勲赫然復心丞相君其母辭夏四月吳主孫權稱尊遣衛尉陳震慶問與蜀約分天下冬城漢樂。

八年春丞相亮以參軍楊儀爲長史加綏遠將軍遷姜維護軍征西將軍秋魏大將軍司馬宣王由西城

征西車騎將軍張郃由子午大司馬曹真由斜谷三道將攻漢中丞相亮軍城固表進江州都護李嚴驃騎將軍將二萬人赴漢中嚴初求以五郡爲巴州書告亮言魏大臣陳羣司馬懿並開府亮乃加嚴中都護以嚴子豐爲江州都督大雨道絕真等還丞相亮以當西北征因留嚴漢中署留府事嚴改名平丞相司馬魏延將軍吳懿西入羌中大破魏後將軍費耀雍州刺史郭淮于陽溪延遷前軍師鎮西將軍封南鄭侯懿左將軍高陽鄉侯徙魯王永爲甘陵王梁王理爲安平王皆以魯梁在吳分故也

九年春丞相亮復出圍祁山始以木牛運參軍王平守南圍司馬宜王拒亮張郃拒平亮慮糧運不繼設三策告都護李平曰上計斷其後道中計與之持久下計還在黃土時宜王等糧亦盡盛夏雨水平恐運漕不給書白亮宜振旅夏六月亮承平指引退張郃至清封交戰爲亮所殺秋八月亮還漢中平懼亮以運不辦見責欲殺督運領岑述驚問亮何故來還久表後主言亮僞退亮怒表廢平爲民徙梓潼奪平子

豐兵以爲從事中郎與長史蔣琬共知居府事時費禕爲司馬也

十年春丞相亮休士勸農車騎將軍劉琰與軍師魏延不和還成都秋旱亮練兵講武

十一年魏青龍元年也丞相亮治斜谷閣運糧谷口十二年春丞相亮以流馬運從斜谷道出武功據五丈原與司馬宣王對於渭南亮每患糧不繼使志不伸乃分兵屯田爲久住之基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百姓安堵重無私焉秋八月亮疾病卒于軍時年

五十四還葬漢中定軍山塚足容棺歛以舊服謚曰

忠武侯鎮西大將軍魏延與長史楊儀素不和亮旣恃延勇猛又惜儀籌畫不能偏有所廢常恨二人之不平爲作甘戚論二子不感延常舉刁擬儀儀涕淚交流惟護軍費禕和解中間終亮之世盡其器用儀欲案亮成規將喪引退使延斷後姜維次之延怒舉軍先歸南鄭各相表反留府長史蔣琬侍中董允保楊儀疑延延道欲擊儀儀遣平北將軍馬岱討滅延延自以武幹常求將數萬別行依韓信故事亮不許

以亮爲怯及儀將退使費禕造延延曰公雖亡吾見在當率衆擊賊豈可以一人亡廢國家大事乎使禕報儀不可故欲討儀儀率諸軍還成都大赦以吳懿爲車騎將軍假節督漢中事初亮密表後主以儀性狷狹若臣不幸可以蔣琬代臣於是以琬爲尚書令總統國事以儀爲中軍師司馬費禕爲後軍師征西姜維爲右監軍輔漢將軍鄧芝前軍師領充州刺史張翼前領軍並典軍政廖立汶山聞亮卒垂泣曰吾終爲左社矣李平亦發病死初立平爲亮所廢安奄沒齒常冀亮當自補復策後人不能故感憤焉

十三年拜尚書令蔣琬爲大將軍領益州刺史以費禕爲尚書令時新喪元帥遠近危悚琬超登大位旣無戚容又無喜色衆望漸服侍郎董允兼虎賁中郎將宿衛兵軍師楊儀自以年宦在琬前雖爲參軍長史已常征伐勤苦更處琬下書怨望謂費禕曰公亡際按本傳云往者丞相亡歿之際吾當舉衆降魏處世寧當落度如此邪令人悔不可追禕表其言廢徙漢嘉儀又上書激切遂行儀重辟吳以亮之卒也增巴丘守萬人蜀

亦益白帝軍右中郎宗預使吳吳主曰東之與西共為一家何以益白帝守預對曰東增巴丘之戍蜀益白帝之兵俱事勢宜然不足以相問也

十四年夏四月後主西巡至湔山登坂觀汶川之流武都氏王符健請降將軍張尉迎之過期不至大將軍琬憂之牙門將巴西張嶷曰健求附款至必無他變聞健弟校不能同功各將乖離是以稽耳健弟果叛就魏健率四百家隨尉居廣都縣

十五年魏景初元年也夏六月皇后張氏薨謚曰敬哀是歲車騎將軍吳懿卒以後典軍安漢將軍王平領漢中太守代懿督漢中事懿從弟班漢大將軍何進官屬吳平之子也名常亞懿官至驃騎將軍持節鄉侯時南郡輔平光弼零陵劉邕南和官亦至鎮南將軍潁川袁滂南郡高翔至大將軍淋征西將軍延熙元年春正月立皇后張氏敬哀皇后妹也大赦改元立子璿為太子瑤為安定王以典學從事巴西譙周為太子家令梓潼李譔為僕射皆名儒也冬十二月大將軍琬出屯漢中更拜王平以前護軍署大

將軍府事尚書僕射李福爲前監軍領大將軍司馬

元熙二年春三月進大將軍琬大司馬開府辟治中

從事犍爲楊義

蜀書作歲

爲東曹掾義性簡琬與言時不

應答羣吏以爲慢琬曰夫人心不同各如其面而從

後言古人所戒義欲贊吾是耶則非本心欲反吾言

也則顯吾之非是以默然此義之快也又督農楊敏

常毀琬作事憤憤誠非前人也或以白琬琬曰吾信

不如前人主者乞問憤憤之狀琬曰苟其不如則憤

憤矣復問何也後敏坐事下獄人以爲必死琬心無

適莫是以上下輯睦歸仰於琬蜀猶稱治

延熙三年魏正始元年也輔漢將軍姜維領大司馬

征西入羌中安南將軍馬忠率越雋太守張嶷平越

雋郡

四年冬十月尚書令費禕至漢中與大司馬琬論事

計歲盡還

五年春正月姜維還屯涪縣大司馬琬以丞相亮數

入秦川不克欲順沔東下征三郡朝臣咸以爲不可

安南將軍馬忠自建寧還朝因至漢中宣詔旨于琬

琬亦連疾動輒計遷忠鎮南大將軍封彭鄉侯

六年大司馬琬上疏曰臣既闇弱加嬰疾疢奉辭六年規方無成夙夜憂慘今魏跨帶九州除之未易如東西犄角但當蠶食然吳期二三連不克果輒與費禕馬忠議以爲涼州吳塞之要宜以姜維爲涼州刺史銜持河右今涪水陸四通惟急是赴若東北有虞應之不難冬十月琬還鎮涪以王平爲鎮北大將軍督漢中事姜維鎮西大將軍涼州刺史十有一月大赦遷尚書令費禕大將軍錄尚書事就遷江州都督鄧芝車騎將軍

七年閏月魏大將軍曹爽征西將軍夏侯玄征蜀王平與護軍零陵劉敏拒興勢圍以大司馬琬疾病假大將軍禕節率軍自成都赴漢中挾魏旌旗起路馬人擐甲羽檄交馳嚴鼓將發光祿大夫義陽來敏求共圍碁禕留意博奕色守自若敏曰聊試君耳君信可人必能辦賊者也北至爽等退命鎮南大將軍馬忠平尚書事夏四月安平王子劉卒秋九月禕還大司馬琬以病固讓州職于費禕董允於是禕加大將

軍領益州刺史允加輔國將軍守尚書令允立朝正色處中上則匡主下帥羣司于時蜀人以諸葛亮蔣費及允爲四相一號四英宦人黃皓便辟佞慧畏允不敢爲非後主欲採擇按蜀志云後主欲採擇以充後官允曰妃后之數不可過十二允常與典軍義陽胡濟大將軍禪共期遊宴命駕將出郎中襄陽重恢造允修欲自以官卑年少求去允曰本所以出者欲與同好遊談耳君以自屈方展闊積舍此就彼非所謂也命解驂止駕允之下士接物皆此類也君子以爲有周公之德

八年秋皇太后吳氏薨謚曰穆冬十有一月大將軍禪行軍漢中

九年夏六月禪還成都秋大赦司農孟光於衆中責禪曰夫赦者偏枯之物非明世所宜有也今主上賢仁百寮稱職有何旦夕之急數施非常之恩以惠奸宄之惡上犯天時下違人理豈具瞻之高美所望於明德哉禪但顧謝焉初丞相亮時有言公惜赦者亮答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吳漢不願爲赦先帝亦言吾周旋陳元方鄭康成間每見啓告治亂

之道備矣。曾不語赦也。若景升季玉父子歲歲赦者，何益於治？故亮時軍旅屢興，赦不妄下也。自亮歿後，茲制遂虧。蜀初闕三司之位，以待天下賢人。其鄉士皆勲德融茂，太常杜瓊學通行修，衛尉陳震忠惇薦粹，孟光亮直著聞，皆良幹也。但光好指摘利病，太長秋南陽許慈普記載籍典掌舊文，光祿來敏荆楚名族，東宮耆宿，以舉措不慎，前後數貶，指當世美名不及持進。太常廣漢譚承光祿勲，河未裴儁也。其朝臣尚書巴西司馬義陽胡博、僕射巴西姚伾、侍中汝南陳祗並贊事業，以故丞相長史向朗爲左將軍，朗自長史優游無事，乃鳩合經籍，開門誘士講論古義。不豫世務，是以上自執政下及童冠莫不宗敬焉。冬十有一月，大司馬琬卒，謚曰恭侯。中書令董允亦卒。超遷蜀郡太守、南陽呂乂爲尚書令，進姜維爲衛將軍，與大將軍禪並錄尚書事。維出隴西，與魏將郭淮夏侯霸戰克之。

十年，涼州胡王白虎文治無戴等率衆降。衛將軍維徙之繁縣，汶山平康夷反，維復討平之。過見廖立意。

氣自若維還假節

十一年鎮北將軍王平卒以中監軍胡濟爲驃騎將軍假節領兗州刺史代平督漢中事平始出軍武大

不知書

按本傳云平不能書

性警朗有思理與馬忠並垂事績

平同郡句扶亦果壯亞平官至左將軍封宕渠侯後張翼與襄陽廖化並爲大將軍故時人爲語曰前有句後有張廖平本養外家何氏後復姓夏五月大將軍禪出屯漢中

十二年魏嘉平元年也魏誅大將軍曹爽右將軍夏侯霸來降淵子也拜車騎將軍四月大赦秋衛將軍維出雍州不克將軍句安李韶降魏

十三年衛將軍維復出西平不克而還

十五年吳主孫權薨子亮立來告赴之如古義也立子琮爲西河王命大將軍禪開府尚書令呂乂卒以侍中陳祗守尚書令加鎮東將軍

十六年春正月朔魏降人郭循因賀會手刃殺將軍軍費禕于漢壽謚曰敬侯禕當國名畧與蔣琬比而功業相繼雖典戎于外慶賞刑威咸咨于已承諸葛

之成規因循不革故能邦家和一自禪沒後閹宦并權衛將軍維自負才兼文武加練西方風俗謂自隴以西可制而有禪常裁制不從至是無憚屢出師旅功績不立政刑失措矣四月維將數萬攻南安魏雍州刺史陳泰掾之維糧盡還

十七年魏征元元年也春衛將軍維督中外軍事大赦夏六月維復出隴西隴西狄道長李簡舉縣降維圍襄武魏大將徐質掾之維拔狄道河間臨洮三縣民入蜀居于綿竹及繁是歲魏帝齊王廢高貴鄉公卽祚

十八年春衛將軍維出議出征征西大將軍張翼廷爭以國小不宜黷武維不聽夏率車騎將軍夏侯霸及翼出狄道大破魏雍州刺史王經于洮西經衆死數萬經退保狄道城翼曰可矣不宜進或毀此成功爲蛇畫足維必進魏征西將軍陳泰掾狄道維退駐鍾題

十九年魏甘露元年也春進衛將軍姜維爲大將軍八月維復出天水至上邽鎮西大將軍胡濟失期不

至大爲魏將鄧艾所破死者甚衆士庶由是怨維而隴以西亦無寧歲冬維還謝過引負求自貶削於是
以維爲後將軍行大將軍事立子瓚爲新平王大赦
二十年春大赦魏征東大將軍諸葛誕以淮南叛連
吳魏分關中兵東下後將軍姜維復從駱谷出長城
軍芒水與魏大將司馬望鄧艾相持

景耀元年維以誕破退還成都復拜大將軍史官言
景星見大赦改元宦人黃皓與尚書令陳祗相表裏
始豫政皓自黃門丞至今年爲奉車騎尉中常侍姜

維雖班在祗右權任不如蜀人無不追思董允者時
兵車久駕百姓疲弊大中大夫譙周著仇國論言可
爲文王難爲漢祖人莫察焉征北大將軍宗預自永
安征拜鎮南將軍領兖州刺史以襄陽羅憲爲鎮軍
督永安事吳大臣廢其主亮立孫休來告難如同盟
也大將軍維議以爲漢中錯守諸圍適可禦敵不獲
大利不若退據漢樂二城積穀堅壁聽敵入平且重
關鎮守以禦大敵攻關不克野無散穀千里懸糧自
然疲退此殄敵之術也於是督漢中胡濟却守漢壽

監軍王合守樂城護軍蔣舒守漢城又於西安建威武衛石門武城建昌臨遠皆立圍守

二年夏六月立子諶爲北地王恂爲新興王虔爲上黨王以征西張翼爲左車騎將軍領冀州刺史廣武督廖化爲右車騎將軍領并州刺史時南郡閻宇爲右衛大將軍秋八月丙子領中護軍陳祗卒諡曰忠侯祗在朝上希主指下接閹宦後主甚善焉以僕射南鄉侯董厥爲尚書令

三年魏景初元年也秋九月追謚故前將軍關羽曰壯繆侯車騎將軍張飛曰桓侯驃騎將軍馬超曰威侯軍師龐統曰靖侯後將軍黃忠曰剛侯是歲魏帝高貴鄉公常道鄉公卽帝位

四年春三月追謚故鎮軍趙雲曰順平侯冬十月大赦拜丞相亮子武鄉侯瞻中都護衛將軍遷董厥輔國大將軍與瞻輔政以侍中義陽樊建守尚書令自瞻厥用事黃皓秉權無能匡矯者惟建特不與皓和好往來而秘書令河南郤正與皓比屋周旋皓從微至著旣不憎正又不愛之官不過六百石常免於憂

患按平百官房亦義陽人建字長元龔龔

五年春正月西河王琮卒大將軍維惡皓之恣擅啓後主欲殺之後主曰皓趨走小臣耳往者董允切齒吾嘗恨之君何足介意維本羈旅自託而功效無稱見皓枝附葉連懼於失言遜辭而出後主敕告詣維陳謝維誘皓求沓中種麥以避內逼皓承白後主秋維出侯和爲魏將鄧艾所破還駐沓中皓協比關宇欲廢維樹宇故維懼不敢還按沓中卽古松州去文州三百里

六年春魏相國晉文王命征南將軍鄧艾鎮西將軍鍾會雍州刺史諸葛緒益州刺史師纂五道伐蜀大將軍姜維表後主求遣左右車騎張翼廖化督諸軍分護陽安關口及陰平橋頭黃皓信巫鬼謂敵不來啓後主寢其事羣臣不知夏艾將入沓中會將向路谷蜀方聞之遣張翼董厥爲安陽關外助廖化爲維援繼大赦改元炎興比至陰平聞諸葛緒向建威故待月餘維爲鄧艾所摧還陰平鍾會圍樂城遣別將攻關分將蔣舒開門降督傅僉奮戰而死冬會以樂城不下徑長驅而前翼歔之至漢壽也維化舍陰平

還保劍閣拒會會不能剋狼運懸遠議欲還而鄧艾至漢涪不進尚書郎黃崇權子也勸瞻速行固險無令敵得入坪言至流涕瞻不從前鋒已破艾逕至涪瞻退保綿竹艾書與瞻曰若降者必表封琅邪王瞻怒殺艾使戰丁綿竹瞻軍敗績瞻臨陣死崇及羽林督李球尚書張遵皆必死沒命瞻長子尚歎曰父子荷恩不早斬黃皓以致敗國殄民用生何爲乃驅馬赴魏軍而死百姓聞艾入坪驚迸山野後主會羣

臣議欲南入七郡或欲奔吳光祿大夫譙周勸降魏魏必裂土封後主後主從之遣侍中張紹駙馬都尉鄧良賁璽綬奉牋詣艾降北地王謐恚憤殺妻子而後自殺艾至成都後主與櫬面縛銜壁迎之艾親釋其縛受其壁焚其櫬承制拜驃騎將軍使止其官執黃皓將殺之受賂而赦之諸圍守皆奉後主敕令乃下姜維未知後主降謂且固城素與執政者不平欲使其知衛敵之難而後逞志乃廻由巴西出郫五城會被後主手令乃投戈釋甲詣鍾會降于涪軍士莫

不奮擊以刃斫石明年春正月會構艾檻車見徵會
圖異計奇維雄勇還其節蓋印號謂長史杜預曰姜
伯約此中州名士夏侯太初諸葛公休不如也鄧艾
亦謂蜀人曰姜維雄兒也會維每出同車坐同席將
至成都自稱益州牧以叛恃維爲爪牙欲遣維爲前
將軍伐中國維旣失策又知會志廣敎會誅北來諸
將諸將旣死徐欲殺會盡坑魏兵還復蜀祚密書通
後主曰願陛下忍數日之辱臣欲使杜稷危而復安
日月幽而復明魏太后崩會命將發喪因欲誅之諸

將半人而南安太守胡烈等知其謀燒成都東門以
襲殺會及維張翼後主太子璩等軍衆抄掠數日乃
定三月後主舉家東遷洛陽丁亥封安樂縣公食邑
萬戶賜絹萬匹奴婢百人他物稱此兄弟子孫爲郡
都尉侯者五十餘人以譙周全國濟民封城陽亭侯
秘書令郤正舍妻子隨侍後主相導威儀封關内侯
於是尚書令樊建殿中督張通侍中張紹亦封侯劉
氏凡得蜀五十年正稱尊號四十二年

蜀郡太

論後主曰昔世祖內資神武之大才

外拔四

將猶勤而獲濟然後登天衢車不輟

駕坐不安席非淵明引鑒則中興之業何容易哉後主尋常之君雖有一亮之經緯內無骨肉之謀外無爪牙之將焉可包括天下也又曰鄧艾以疲兵二萬遠出江油姜維舉十萬之師案道南歸艾爲成禽禽艾已訖復還拒會則蜀之存亡未可量也乃廼道之已遠至五城使艾輕進徑及成都兵分家滅已自招之然以鍾會之智略稱爲子房姜維陷之莫至尅捷籌策相應優劣惜哉愚以爲維徒能謀一會不慮窮兵十萬難爲制御美意播越矣

譔曰諸葛亮雖資英霸之能而主非中興之器欲一區區之蜀假已廢之命北吞強魏抗衡上國不亦難哉似宋襄求霸者乎然亮政脩民理威武外振爰迄琬禪遵修弗革攝乎大國之間以弱爲強猶可自保美維才非亮匹志繼洪軌民嫌其勞家國亦喪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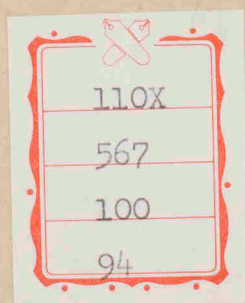
青淵文庫

第 共

第

架 號 冊

劉後主



110X

567

100

94